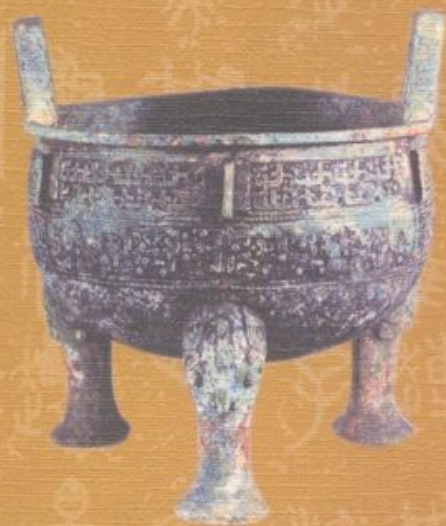


洪洞县老年书画研究会 编

洪洞县老年书画研究会
编



主编：李国富 王汝雕 张宝年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古籍出版社

洪洞县老年书画研究会 编

洪洞金石錄

主编：李国富 王汝雕 张宝年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古籍出版社

《洪洞金石录》编辑委员会

主任：汪学文

副主任：史德顺 田 川 宋博泉 武广文 张长顺 秦北宝

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应运 马聚盆 王义青 王汝雕

王根生 田 川 石化金 史德顺

汪学文 李 军 李长青 李国富

张长顺 张宝年 宋博泉 武广文

林中园 姚学凡 段德俊 郭 勤

秦北宝



汪学文

出生于1937年1月，广胜寺镇高崖村人。曾任公社书记、县委政法委书记、政府副县长、县人大主任，现为县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创作研究员。曾主持编辑出版《洪洞县老年书画作品选》、《洪洞人大十五年》、《洪洞古今书画集》，书画作品多次参展，曾获三立杯全国书画大展银奖。



李国富

生于1939年11月，赵城人，1959年制作的《汉语拼音发音演示器》在全国群英会文字改革展览馆展出，受到徐特立、吴玉章等国家领导人的赞许，《光明日报》《文汇报》诸刊相继报导。热爱书画、篆刻。参与编纂《洪洞县古今书画集》现任洪洞县老年书画研究会副会长，赵城分会会长；大槐树书画院副院长，中国书画家协会山西分会理事、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理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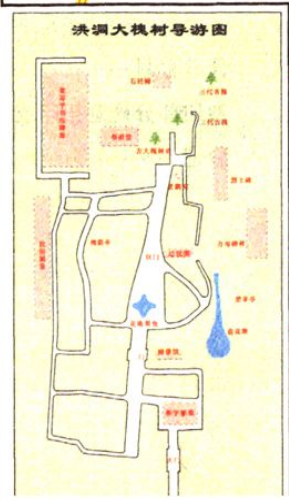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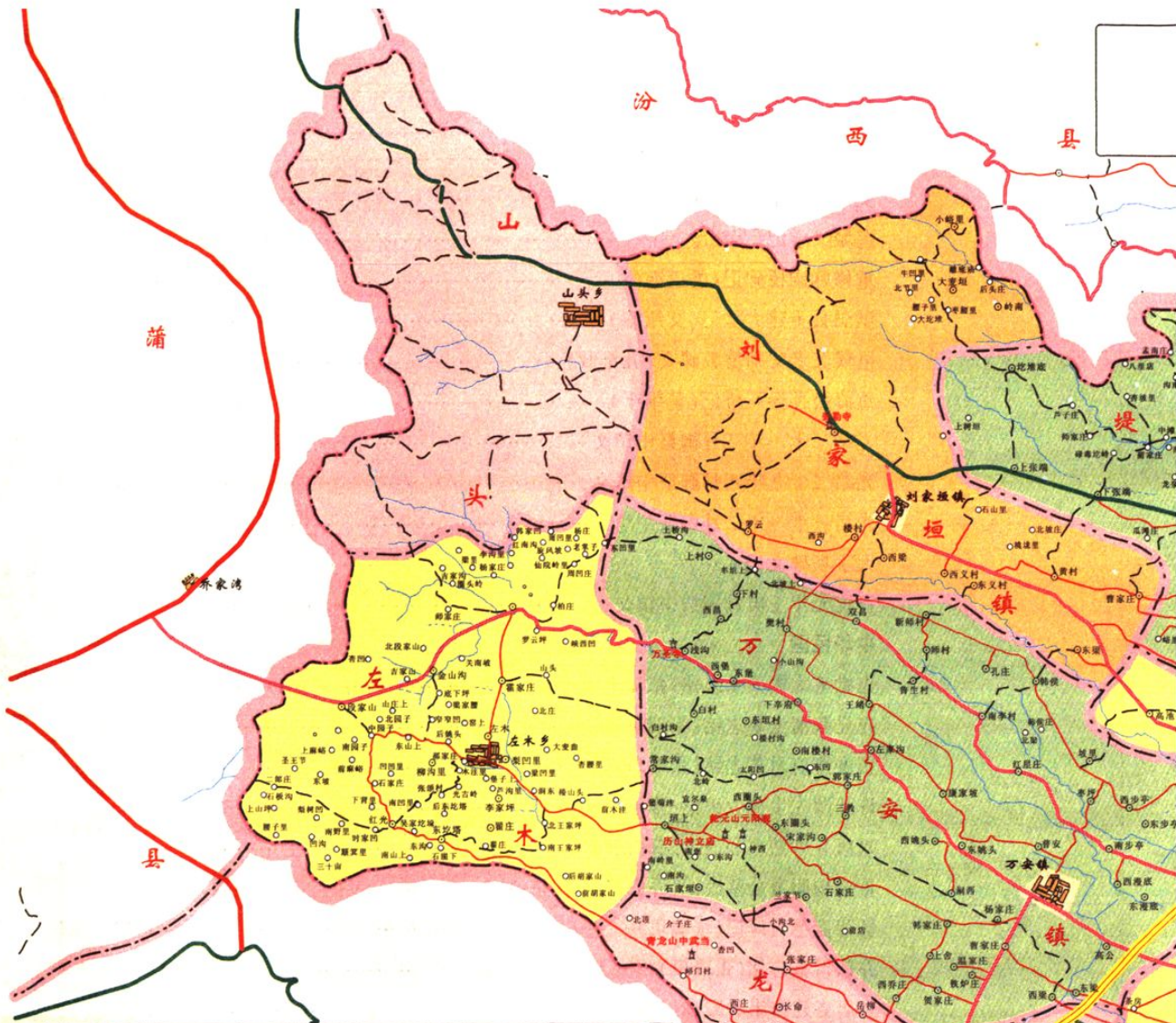
王浛雕

1945年生，襄汾县人。1970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曾任临汾行署地震局、临汾市地震局局长，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历史地震研究。退休后任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从事临汾地方史和金石碑铭研究，出版有《山西地震碑文集》《临汾历代碑文选》《临汾建置沿革》等专著，在国家 and 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近50篇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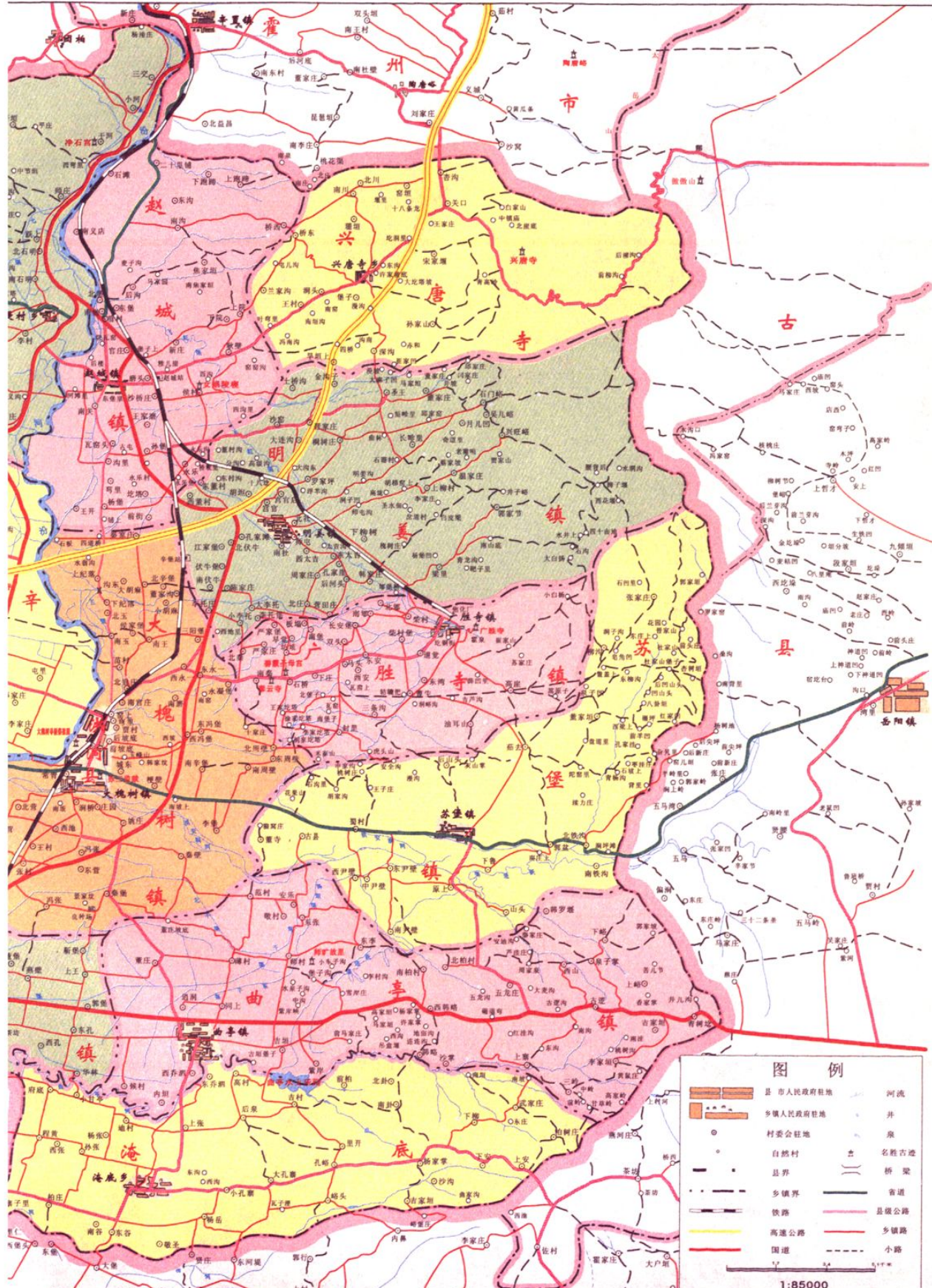


张宝彦

1959年生，洪洞县人。1984年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后在洪洞县博物馆工作，现为文博馆员。曾发表《韩略伏击战始末考》等7篇学术文章。



共洞县行政区划图



图例

	县市人民政府驻地		河流
	乡镇人民政府驻地		井
	村委会驻地		泉
	自然村		名胜古迹
	县界		桥梁
	乡镇界		普通
	铁路		县级公路
	高速公路		乡级路
	国道		小路

1:85000



《洪洞金石录》编委会成员合影

从左至右

前排：武广文 林中园 史德顺 汪学文 王汝雕 田川 李国富 张宝年

后排：姚学凡 郭勤 王根生 张长顺 马聚盆 宋博泉 石化金 段德俊

賀洪洞金石錄集成

力史見証
時代風采

原勝利 二〇〇八年元月

作者現任臨汾市人大常務會副主任、中共洪洞縣委書記

传承历史文脉

弘扬洪洞文化

史话

作者现任中共洪洞县委副书记，政府副县长，主持政府工作

前 言

李洪元

洪洞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山川秀美,物产丰富的县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与社会各项事业飞速发展。文化事业遵循挖掘与整理并重,弘扬与发展并举的方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且为增强全县软实力,提升县域综合实力做出了突出贡献。

这部由我县老年书画研究会组织编著出版的《洪洞金石录》,是全县文学艺术研究领域里的一朵奇葩,她浸透着一批热心于全县文化事业发展的老同志们的心血和汗水。我为他们的研究成果深感由衷的高兴。

研究一方历史,需要有科学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肯定一方的历史,要有充分的史料和有利的佐证。书中所收录的上迄商周时期下到民国时期的近千件青铜器、瓦陶器、金属器铭文和碑刻铭文,年代清晰、门类齐全,既涉及华夏人文始祖,记载了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又涉及自然景观、民风民俗。既涉及洪洞境内先贤哲人,记述了不同阶层的代表人物,又涉及历朝历代演变的脉络、发展的进程。实为一部石刻的洪洞历史,一部记载几千年洪洞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她理应在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我们常说,洪洞在全国知名度很高,看了这部书才会有更深的体会。今天,我们站在历史发展的新起点、怎样不忘历史、弘扬历史、发展洪洞、传承历史更是应该直面相对的新课题。我相信,我们正直善良,勤劳勇敢,具有勇于拼搏的精神,富有开拓进取气概的洪洞人民,一定敢于探索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子,不断刷新历史的记录,创造出新的历史辉煌!

(作者原任中共洪洞县委书记)

序

王伟哉

继《洪洞县古今书画集》之后,这部《洪洞金石录》,是挖掘整理洪洞历史文化的又一部重量级编著,两部集录堪称姊妹篇。

翻阅这部《金石录》,我先认真拜读了书前的《概述》。这篇概述,写得很认真、很专业、很有水平,它才是本书的真正的序言和导读。

翻阅该编著,我采用倒读法,也就是从最后一页看起,逐篇回溯到公元前786年即周宣王四十二年之那尊铜鼎之铭文。我之采用此法,是因为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某些历史事件,如抗日战争期间的韩略战斗、解放战争期间的赵城解放等等,更有亲切感,更能理解。如此由熟悉和比较熟悉而上溯到比较陌生和十分陌生,由近及远地回溯到近古以至远古,仿佛穿行于历史的长廊间,强烈领略到历史的纵深感和沧桑感。

一边翻阅我一边思考,觉得,这是一部需静下心来慢慢细读细研的书。在读此书的同时,如能有一部中国通史为伴,随时对比查考,效果可能更佳。编著者花大力写出的一则则按语,即使对历史专业的读者,亦大有助益。

《概述》说:“这些金石铭刻,是一部记载数千年洪洞历史文化的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翻阅之后我觉得,此言不虚,它确实达到了百科全书式境界。

乡亲李国富先生、王汝雕先生、张宝年先生为编著本书,做了辛苦有效的工作,洪洞县老年书画研究会的领导汪学文诸君,大力促成、支持、协调此一重大文化工程,皆都是立功立德,令人感佩不已。

丁亥年(2007)秋八月于柴村

洪洞金石录

序

刘毓庆

在赵城这个不大的地方,李国富先生是我最敬佩的人之一。这不是因为他有权——他压根就没有什么权;也不是因为他有钱——他也根本谈不上有钱,只够养活家口而已;更不是因为他有社会威望——他是生活在社会最下层的人,根本谈不上什么威望。而是因为他的精神,他那种淡漠物欲、追求事业成功的精神。

三十年前我就认识了李国富先生,当时他是一位小学教师,只知道他教学出色,并没有引起我特别的关注。到九十年代他退休之后,爱上了书法,因书法而喜爱上了碑拓,随后则转向了搜寻古碑,这时我听到了他搜寻古碑中的许多动人故事,才对他产生了由衷的敬重。每次相见,他总是侃侃而谈搜求古碑的新发现,很少议论其它。只要打听到哪里有碑,他便会马上骑上摩托,带上干粮和水,一路赶去。有许多碑都埋在地下,他时常要做苦力,用铁锨镢头往出挖。实在不行,就要雇人刨,刨出来再洗,洗了再拓。自己仅有的一点退休金,几乎全花在了在世俗看这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有人说他疯了,把古碑当饭吃。而却不知道他正在进行着一项巨大的工程。他搜求的绝不仅仅是几百通古碑,而是洪洞的历史档案!

洪洞县原分为赵城与洪洞两县,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合并为洪洞县。赵城从造父封赵算起,已近三千年的历史了。洪洞在西周时为杨侯国,说来也有三千年的历史了。这里曾经发生过许许多多的故事,但能进入史学家视野的并不多,因此在《二十五史》中洪洞历史的线索只是斑斑点点。而乡土文人,却把这里发生的一件件、一桩桩值得纪念的事情,认认真真地刻在了石头上,希望能传之后世。这传下的不单纯是一个个故事,而是一种价值判断,一种道德精神,一种文化传统。人们在这种价值判断与文化传统的引导下,确立着自己的人生信念与追求,不断提升着自己的精神境界。那石头上与地方公益事业相联系着的一个个闪光的名字,成了无数人倾慕与仿效的对象。这便形成了地方的历史。然而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这些石头倒在了草丛

中,埋在了地底下,断裂在大路旁。特别是在那大革文化命的年代,粉碎旧世界未恐不彻底,相当多的古碑被砸碎、丢弃,古人费尽心事用石头书写的历史,变成了碎片,渐渐消失在人们创建新世界的革命行动之中,九十年代初,我曾到霍山寻找过中镇庙建文元年碑,这是国内仅存的一通建文碑,其价值可想而知。建文皇帝被他的叔叔朱棣推翻后,有关他所立的碑石全部都被毁掉了,而只有此一石侥幸得免,故而清代著名学者朱彝尊特为作跋,存于其《曝书亭集》卷五十一中。民国时释力空《霍山志》亦曾著录此碑。但我寻找的结果,却一无所获,老百姓说:可能在谁家的房基底下。像类似的古碑命运不知其几!“文革”过去了,人们的“革命观念”转变为“经济头脑”,残碑断石多被碎成了铺路石子,或做了建筑材料,为当代的经济建设服了务,历史遭到了再一次的大破坏。在传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面前,只有那些有文化意识、有超越世俗情怀、有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人,才懂得抢救这历史碎片的意义。国富先生就是洪洞这地方当代一位抢救历史的人!

五年前,国富先生还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寒酸老头。我曾为他作过宣传,但能理解的人少之又少。赵城这地方,金代曾出过一名状元,他叫王纲,他的后人至今说起来,还引为自豪,状元巷的名字至今还保留着。可是他的文章却从没有人见过,只有一首《忠孝歌》载在《山西通志》中。这自然就成了一个缺憾。而李国富先生却意外地搜寻到了王纲撰写的一篇碑文。赵城人一下子兴奋了,于是开始对李先生刮目相看。接着他的名字不胫而走,一拨一拨的民俗学及社会学、地方史的研究者,纷纷登门造访,希望能从他这里发现自己研究所需的资料。这也大大地鼓舞了李先生,他更是满怀豪情地在更广阔的田野搜寻。2005年春,我回老家过年,特意向洪洞县有关领导推荐了李先生,希望他们能支持一下。国富先生原先搜集的主要是原赵城县范围内的石碑,如果能给予支持,把洪洞全县的碑刻搜集一下,那不更好吗?县委宣传部晋廷瑞部长一口答应:一定支持!随后李先生的工作也得到了更多人的理解,在县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汪学文先生的策划下,把二十几年来坚持不懈收集了几百幅金石拓片、掌握一手熟练传拓技术的张宝年先生和长期研究金石文字的王汝雕先生组织起来,于是就有了眼前这本厚厚的《洪洞金石录》。

他找到的第一个最好的合作人是王汝雕先生。因为几百通碑刻的拓片摆在案头,如何释读文字、移录碑文,把它变成大家可读的文献,成了一个挠头的问题。恰在此时,李国富结识了王汝雕先生。他婉转提出请王帮助整理,王则爽快的答应了。

王汝雕先生长期从事历史地震的研究工作，查阅过山西大量的地方志书和碑刻资料，著有《山西地震碑文集》等书。退休后，从事地方历史文化研究。2005年底《临汾历代碑文选》出版后，王汝雕先生便开始整理李先生成堆的拓片，2006年春，一部不太完整的《洪洞金石录》书稿初步完成。

洪洞县老年书画研究会汪学文会长、县委宣传部晋廷瑞部长看了书稿后觉得很有新意，提出把收集范围扩展到全县的每一个角落，争取出一部完完全全的《洪洞金石录》，使它成为弘扬洪洞历史文化的精品。当李先生发现有一些碑找不到时，汪学文会长采取了一个战略性的措施，把县博物馆多年从事拓碑的张宝年先生找来，共同负责全县碑刻的拓印，也特聘王汝雕先生负责拓片的释读、文字整理和编写按语等工作。

张宝年先生现任县博物馆文博馆员。1984年县上开展文物普查，张参加了这一工作，开始了金石拓片的收集，积累拓片数百张，他早就想把手上的拓片整理出书，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这时，他盼望的好机会终于来了，他快人快语，当即表示通力协作。

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就是出主意，想办法，用人。汪学文会长就是这样一个人。2007年6月23日，汪学文会长召集李、张、王及县老年书画研究会其他领导开会，正式启动《洪洞金石录》的编撰工作。会上确定了碑刻收集的下限时间，进行了明确分工，力争年底出版。

汪、王、李、张强强联手，一场硬仗打响了！

会后，张先生拿出了收藏的拓片，并与李分头去野外拓碑。骑摩托，冒酷暑，跑遍全县的山山水水，又拓印石刻100余通。

王汝雕先生的文字整理工作也是十分艰辛的。阅读拓片，释读文字，查找参考资料，考证历史人物和事件，撰写按语，去各级图书馆收集佚碑碑文等复杂而繁重的工作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而且在五个月的时间里他每天必须在电脑前加班加点。书稿才得以完成。

这本《金石录》，其本身的价值意义，我想凡是读了的人，都会作出公允的评价。而在这本书形成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那种精神，则不是每个人都明白的。他们这些老同志本来已经退休，应该颐养天年，但却用有限的能力和力量，为抢救“地方史档案”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想一想，自己是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还是社会的寄生者？我们占有了社会的多少利益？我们为社会做了些什么？应该为社会做点什么？

以上只是有感而发，姑以冒序。

概述

王汝雕

洪洞县是由原洪洞、赵城二县于1954年合并而置,原名洪赵县,1958年改今名。洪洞县历史悠久,山川灵秀,人文荟萃,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千年古刹广胜寺闻名全国,霍泉水神庙元代壁画轰动学界,中镇庙、女娲庙是唐宋以来历代王朝国家级祭祀的神庙,万圣寺被誉为“小五台”,青龙山玄帝宫被形容为“小布达拉宫”,明代迁民遗址古大槐树处更是大半个中国移民后代的祭祖认宗圣地。虞舜时期的皋陶,晋国乐师师旷,三国名将徐晃,金朝的王纲,明朝的韩文、王铎,清朝的王轩,民国的温寿泉、张煌、张瑞玠、任重远(力空和尚),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南汉宸、王世英,当代书画大师董寿平,都曾是风云一时的人物。中国人善于立碑刻石记功,于是,在洪洞大大小小的庙宇里碑刻林立,记录着香火的盛衰;洪洞历史上水利纠纷不断,官府布告及民间的公约也都立碑刻碣,以昭后世;达官贵人的墓碑比比皆是,追述着他们波澜壮阔的一生;文人雅士的诗酬唱和之作也被僧人羽流镌刻上石,供人吟哦。流风所及,平民百姓聚居的寻常巷陌,也常可以见到书法不俗的刻石,显示着主人高雅的志趣。据估计,洪洞的历代碑刻用“数以千计”来形容并不为过。

历史是由细节构成的。金石铭刻,特别是碑刻文字,是一种公开的地方历史档案,是区域历史文化的可靠见证,因而十分宝贵。中华文明早期的青铜器时代,因传世文献记载简略,其铭文弥足珍贵。而立碑则一般需要经过公众认可,而且大多立于宫观庙宇、名胜古迹等公共场所,其记述内容也就反映了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的共同行为规范或文化价值观念。同时,与传世文献相比,金石铭刻更具有地方性与民间性,往往直接记述了历代普通人物的活动,因此它是研究社会经济与文化史的不可或缺的资料。碑刻资料中也有许多有关国家制度、正统宗教及官绅活动的记述,它们对于深入研究历代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演变及区域社会文化的发展机制,也是极为重要的。金石铭刻还可以补史之阙、证史之误。由此可见,金石铭刻是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研究地方史的重要资料来源。

金石虽然坚硬,也有毁灭殆尽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流逝,经过自然风化、战乱兵燹、地震灾害、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的人为毁坏,如今洪洞的碑刻已十不存一。以霍山中镇庙为例,据历史记载,历唐宋金三朝,皇帝多次遣官祭祀,每次都立碑纪事,但这些碑刻在元代已不见记载,究其原因,估计毁于元大德七

年(1303)的大地震。1967年7月地震考古调查时,中镇庙正殿内四壁上,还嵌满了元大德七年以来元明清历朝皇帝的御祭碑,共83通。据《调查日志》描述,当时正殿虽存,但檐顶已经倒塌。1981年再次调查时,正殿已毁,大部分碑刻已不见踪影,只有几通残碑散落在废墟之上。而到2001年,当年偌大的中镇庙,只剩明洪武巨碑一通、苍松一株,其余一切已荡然无存,成为遗址。据当地居民讲,这里的近百通碑,有的做了屋基,有的修了水渠,还有的被砸碎烧了石灰,只有少部分被埋入地下保存起来。全县现存的碑刻,除广胜寺等少数文物保护单位保存较好以外,相当一部分,或矗立于乡间小庙,或倒卧于荒烟蔓草之中,或已散落民间被挪作它用,随时有佚失之虞。因此,抢救这些历史文化遗产成了当务之急。

这部书由三部分组成。上编“现存金石”,收录现存的金石铭刻535篇,其中包括青铜器10器、铁器6件、瓦当1件,北魏以后的石刻文字518篇,另附因种种原因未予收录的57通现存石刻的目录。中编“佚碑录文”,收录唐代以后的佚碑碑文303篇。下编“佚碑存目”,收录佚碑碑目292条。在821篇石刻文字中,按时代分,现存的518篇中,北魏1,唐6,五代1,宋10,金8,元27,明83,清286,民国38,年代不详16,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42,在303篇佚碑文字中,唐4,宋7,金7,元38,明76,清158,民国13;按类型分,有碑碣、墓志、经幢、造像碑及其他杂类;按内容分,有历代名人神道碑、功德碑、墓表、墓志,有创建、重修、增修庙宇、衙署、寺观记事和造像碑,有历代帝王御制圣旨、诏书、朝廷牒文碑,有记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水利、田亩、教育、格言、生产、生活、地震、灾荒、宗氏家族、乡规民约以及自然风景等方面的记事碑,可谓无所不有,无所不包。“所刻载的人物,上至中华民族先祖、先哲圣贤、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下至寒儒布衣、山野白丁、江湖隐客、市井小民、乡间老妪,涉及每一个社会阶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金石铭刻,是一部记载数千年洪洞历史文化的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

另外,有7件不属收录范围的铭刻,它们或是本县历史的最古记录,或是本县历史名人所撰书,或采用了特殊的铭刻形式,有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故本书在“现存金石”部分予以附录,以飨读者。

洪洞现存的这518篇石刻文字中,重要的有:宋代的《大宋新修女娲庙碑铭并序》《郭子仪奏牒》,金代的《都总管镇国定两县水碑》《广济寺石经幢》,元代的《重修明应王庙之碑》《大德七年十月御祭中镇文碣》《重修明应王殿之碑》《忽必烈皇帝圣旨碑》《徐毅墓神道碑》,明代的《大明诏旨封山碑》《增修有虞士师庙记》《明世宗“敬一箴”碑》《名宦乡贤行略》《韩应庚先莹碑》《创建玄帝阁碑记》《创建七佛峡中台绝顶西方极乐景界阁序》《水神庙祭典文碣》,清代的《邑侯徐老爷编审革弊万民感德序碑》《严禁盗伐山柏碑》《建霍泉分水铁栅详》《创建乾元山历殿记》《重刊明崇祯“赵上卿蔺相如故里”碑》《食德碑》《严禁赌博碑志》《封底伏羲庙碑》《赵城县伏牛村修复牺皇庙